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肯尼迪传 下

一部美国人等待了四十年的著作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
曹建海◎译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肯尼迪传

一部美国人等待了四十年的著作

下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
曹建海◎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肯尼迪传 / (美) 达莱克著 ; 曹建海译 . — 2 版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6.4

书名原文 : An Unfinished Life

ISBN 978-7-5086-5839-1

I. ①肯… II. ①达… ②曹… III. ①肯尼迪,

J. F. (1917~1963) — 传记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8832 号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by Robert Dallek

Copyright © 2003 by Robert Dallek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肯尼迪传 (全二册)

著 者 : [美] 罗伯特 · 达莱克

译 者 : 曹建海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27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2 版

京权图字 : 01-2004-1015

书 号 : ISBN 978-7-5086-5839-1 / K · 512

定 价 : 108.00 元 (全二册)

插 页 : 32

字 数 : 700 千字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第四部分 总统

第 9 章 火炬传递

| 003 | 肯尼迪几乎没有时间享受或者置疑自己的成功，从总统候选人转变为当选总统之后，他立刻面临新的压力。

第 10 章 总统的历练

| 040 | 在华盛顿 14 年的工作经历让肯尼迪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控制力度超过对国内政策的控制，用国际举措来促进国家团结比用国内措施更有机会取得效果，因为国内措施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分歧。

第 11 章 充满麻烦的世界

| 096 | 肯尼迪确信，猪湾失败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促使卡斯特罗对入侵行动产生警觉的媒体报道。于是他便利用 4 月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发表讲话的机会，敦促全国牺牲其一部分传统自由。

第 12 章 危机管理

| 145 |

肯尼迪尽量公正地看待自己，看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不让人们的批评或负面的认识左右他对苏联采取的公开行动。他决心要塑造一个在国际事务上明确而坚决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不鲁莽草率地冒险，不让避免核战争之外的考虑决定自己的言行。

第 13 章 满心不情愿的战士

| 175 |

让肯尼迪无法想象的是，在后来的 15 年中，越南成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美国军队在任何其他海外冲突中损兵折将人数最多的地方。

第 14 章 权力的局限

| 204 |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

第 15 章 失意与失误

| 243 |

在南方局势升温的同时，肯尼迪看不到他在上任总统 15 个月以来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有什么缓解的趋势。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这些问题甚至比过去还要棘手。

第 16 章 悬崖边的徘徊

| 278 |

面临 11 月选举风险的民主党参议员们也逼迫总统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

第 17 章 新的开端——国内事务

- | 322 | 肯尼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随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担心有关他私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以及这些消息可能会对他的总统地位造成的破坏。

第 18 章 新的开端——外交事务

- | 358 | 肯尼迪明白，仅仅是国内领域的进展并不足以确保美国在国际上取得成功。与以往一样，应对冷战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 19 章 未竟的总统大业

- | 385 | 暗杀行动和肯尼迪的壮烈牺牲无疑仍然是维持公众对他作为一个总统的领导作风和重要性高度敬仰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他的受欢迎程度。

后 记

- | 473 |

致 谢

- | 485 |

An Unfinished Life

第四部分 总统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布道，而我有了这样一个绝顶的布道台！

——西奥多·罗斯福，1905 年

总统不仅仅是一个行政职务，那是最不起眼的内容。它超越了设计工作，无论是否有效率。它的卓越之处在于：它是实施道德领导的场所。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思想领袖——在民族生活中某些历史性思路需要澄清的时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2 年 9 月 11 日

我的桌上有一句座右铭：“责无旁贷。”

——哈里·S·杜鲁门，
1952 年 12 月 19 日

第9章 火炬传递

我是一个不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小阿瑟·施莱辛格对约翰·F·肯尼迪的评语，1953年

人主白宫

杰克·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这使他既恼怒又兴奋。他“对自己赢得那么险，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烦恼”，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说。肯尼迪对自己坐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5任总统显然感到“兴奋不已”、“心潮澎湃”。但是，新闻记者亨利·布兰登在见过他后，觉得大选结果实际上有些“伤害了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肯尼迪自己问过肯尼思·奥唐奈，“我怎么才比这样一个家伙多出10万张选票？”

但是，肯尼迪几乎没有时间享受或者质疑自己的成功，从总统候选人转变为当选总统之后，他立刻面临新的压力。他在竞选期间所指责过的问题（缺乏稳定公众支持下的冷战时期的领导方式、导弹差距、核武器竞赛、古巴问题、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深得人

心、停滞不前的经济和种族歧视）现在成了他的责任。

在他上任前的 72 天里，他首先必须缓解竞选运动带来的疲劳。大选日后的第二天，在海厄尼斯港兵工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双手（虽然没有在镜头内）在颤抖。有一位记者在肯尼迪露面后的第二天询问有关他健康问题的传言是否属实。大选结束两个星期后，当特德·索伦森到肯尼迪父亲在棕榈滩的度假胜地看望他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头脑既不“敏锐”也不“清晰”，索伦森回忆说，而且他“当时好像还很疲倦，不愿意面对人事和计划选定的细节问题”。当他和父亲驱车前往棕榈滩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时，杰克抱怨道：“上帝啊，这个人要求这个，那个人要求那个。你根本满足不了任何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有这些事。”乔回答说：“杰克，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你并不是非得接受。他们还在库克县清点选票呢。”

肯尼迪知道，他承担不起在公众面前流露出任何疲乏迹象的后果。如果他表现出任何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疲惫迹象，那么他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继续前进，或者树立一种他在竞选活动中作为核心内容的希望感，对国家未来更美好前景的深信不疑呢？于是，在回答那位记者针对他的身体状况而提出的问题时，他宣称自己状况“非常好”，说有关艾迪生氏病的传言是假的。“我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竞选过程，而我今天的身体还很好。”他说。有一份主要依据鲍勃·肯尼迪所提供的资料的文章呼应着杰克的这些说法。该文章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的一份刊物《今日保健》（*Today's Health*）上，并被《纽约时报》节选刊登。文章对杰克的描述为“身体状况极好”。虽然杂志报道了肾上腺有所缺乏的问题——通过每天口服

用药解决，但它让读者们放心，杰克在应对总统职责要求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肯尼迪的身体跟以往一样很不稳定。在一生中经历了接连不断的病痛之后，他相信自己目前的状况没什么理由当不了总统。但是，至于一个患有肾上腺、脊背、肠胃和前列腺疾病的人是否能够在总统所面临的那种压力状况下有效工作，却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确，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身体瘫痪的情况下工作得非常出色，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肯尼迪每天必须依赖的各种药物。在竞选并赢得美国总统位置的时候，肯尼迪是打赌自己的健康问题不会妨碍自己开展工作。通过隐瞒自己患病的严重性，他已经剥夺了选民们决定是否愿意跟他一起打赌的机会。

肯尼迪的希望是将决策中心回归到椭圆形办公室，而不是继续保留在那些理当管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下属们的手里。不过，他显然需要一个内阁，而这种挑选并不容易。如果任命一些年老的知名人士，就会再次激起竞选期间的指责，即肯尼迪过于年轻，无法执掌大局，需要经验丰富的顾问班子来管理他的政府。但是与此同时，肯尼迪不希望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即他要在自己身边安排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威的无足轻重的平庸之辈。他要聘用自己能够找到的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人，而且他很自信他能让他们服务于他的目标。

肯尼迪还明白，他的险胜表明他还不能大刀阔斧地推行新的行动，而是有必要表现出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政策的延续性。微弱的优势令他相信，关键是要协调共和党人，并表明作为总统，他将把国

家的利益置于党派政治之上。

事实上，大选结束两天后肯尼迪宣布的任命表明，他并没有开辟新的航线，而是保持了过去的持续性。大选结束后第二天，在与自由主义派朋友们共进晚餐时，肯尼迪提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大家请他考虑新局长的问题，以及有关冷战威胁的新思路。令朋友们吃惊的是，第二天上午，他宣布艾伦·杜勒斯和J·埃德加·胡佛继续分别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肯尼迪希望借此提醒民主党人，他不会受制于任何党派利益，在对国家、对他的政府最有利的问题上，他将自己拿主意。（他也可能是为了防止胡佛泄露他的私生活问题而给自己带来损害。正如林登·约翰逊后来所形容的那样，宁可让胡佛待在帐篷里往外撒尿，也别让他站在外面往里撒尿。）

4天以后，肯尼迪乘坐直升机前往比斯坎岛与尼克松会面。当奥唐奈问他打算跟尼克松说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也许我会问他是怎么赢得俄亥俄州的。”会面实现了计划中的象征意义，表明肯尼迪是一名超然于国家政治斗争之上的政治家。《纽约时报》报道说，肯尼迪决心不排除共和党人为他的政府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虽然尼克松本人不会被邀请承担任何正式的职务。尽管如此，肯尼迪无法忽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他没有取得成功，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幸事。”在返回棕榈滩的路上，肯尼迪告诉奥唐奈。肯尼迪事后说，尼克松没有透露他的俄亥俄州竞选战略。

不管怎么说，即将被扫地出门的副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对于权力的交接和即将就任总统位置却至关重要。

要。虽然一个是最年轻的当选总统，一个是年龄最大的现任总统，差距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两人却是历史上最有魅力的白宫主人。艾克那一流的笑容和温和的态度，约翰·肯尼迪的魅力和机智，令他们俩几乎人见人爱。所谓“几乎”当然也包含：他们彼此之间并无敬意。在肯尼迪的眼里，艾克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老古董，是一个70岁高龄的老顽固，是个“不务正业的总统”，对通过组织结构图管理白宫更感兴趣，而不是使用行政权力。私下里，他并非不取笑艾克，模仿他的神态，叫他“那个老浑蛋”。艾森豪威尔私下里也还之以蔑视，有时故意念错肯尼迪的名字，叫43岁的肯尼迪为“毛头小伙”、“那个傲慢的人”。在艾克眼里，肯尼迪家人是新贵，杰克更像一个名人，而不是严肃认真的公仆，除了用他父亲的钱赢得了政治职位以外，几乎什么都没干，而在获得了这种职位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任职期间，他干得很不起眼。

杜鲁门和艾克——他们两人将1952年竞选运动中的分歧延续到了竞选结束后的权力交接上，只是在白宫开过一次20分钟的会，既正规，又不无敌意。肯尼迪希望能够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便利用一次邀请的机会于12月在白宫同艾森豪威尔协商。“我渴望见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表示，“因为这样就能实现一个具体的目的，即向公众确保权力的移交是和谐友好的，从而加强我们的力量。”

在12月6日的初次会面时，肯尼迪希望讨论组织结构问题，“当前的国家安全设置、白宫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五角大楼的组织结构”。肯尼迪还罗列了一些讨论的话题：“柏林—远东—古巴，（以及）戴高乐，阿登纳和麦克米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些人的观点和评价。”但是，尽管他不愿意进入政策问题的讨论，为了那次会

议，他大量阅读了艾克建议他们回顾的7个外交政策问题：“北约核分享、老挝、刚果、阿尔及利亚、裁军（与）停止核试验谈判、古巴和拉丁美洲、美国的国际收支和黄金外流。”艾森豪威尔的单子上只有一个国内问题：“预算平衡需求。”

会议开始时，两人在白宫北大厅都表现出热情洋溢——总统在那里，面对媒体摄影记者，在海军陆战队乐队《星条旗永不落》的音乐声中，迎接接班人。急于利用自己的风华正茂重新点燃公众希望的肯尼迪还没等车停稳，便从车上下来，艾森豪威尔还没来得及摘下帽子、伸出手来，肯尼迪便单独冲上前去握手。那情形酷似换岗仪式。

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议期间（超过了预计的时间）说话的主要是艾森豪威尔。这是迄今为止肯尼迪跟艾森豪威尔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杰克觉得艾克的大部分论述并不新鲜，后来在跟鲍勃描绘时称总统在他理应掌握的主题方面很没有新意、缺乏对情况的了解。他并不欣赏艾克的忠告，即他应当“在自己充分了解问题所在之前避免任何重组举动”。但是，那次会议同时让他进一步理解了艾克的追求目标，并且更进一步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个性的力量和有效性。

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的印象更加深刻。他比从前更多地看到了肯尼迪的实质性内涵。肯尼迪令他相信，他是“一个严肃、认真地寻求信息的人，其意义在于，他将全面考虑我们所提供的事实数据和建议”。（杰克显然非常有效地掩盖了他对艾克所陈述问题的有限的尊敬之情。）艾森豪威尔对他有些保留意见：他认为肯尼迪有点儿幼稚，因为他觉得只要在自己身边安排了合适的人就能游刃

有余。尽管有此担忧，艾克还是传话给肯尼迪的权力移交班子负责人、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曾经“对这个年轻人所获得的信息有误、认识有误。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能干、最聪明的人之一”。

当选总统10个星期后，肯尼迪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先领域，便要求与艾森豪威尔再次会晤。他说，按照重要性的顺序排列，他主要担心的是老挝、刚果、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柏林、核试验谈判和裁军、阿尔及利亚、“有限战争要求与有限战争能力的评估”和“基本经济、财政和金融政策”。艾森豪威尔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在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中讨论这些题目当中的任何问题，但是他希望与肯尼迪单独讨论国防紧急情形下的总统行为问题，特别是原子武器的授权使用和秘密或“特别行动，包括谍报活动”。

在他们45分钟的单独会谈中，艾克看上去“非常健壮，满面红光”，似乎“没有倦意”，他审视了应对“直接攻击”的紧急程序。这是当时对苏联核攻击的恐惧心理的一种表现，尽管艾森豪威尔很清楚，莫斯科缺乏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实施成功的攻击。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苏维埃肃反运动的恐慌后，当时的盛行看法是，共产党有能力开展令他们恐慌的行动，特别是针对西欧的行动，而西方领导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将是不负责任的。

肯尼迪十分敬佩艾森豪威尔在论述核冲突问题时的沉着冷静。艾克向肯尼迪保证，与苏联相比，美国在配备有“北极星”（Polaris）导弹的核潜艇方面拥有无懈可击的优势，可以从许多海

域中检测不到的地方攻击到苏联。他似乎特别兴奋地向肯尼迪展示，在遇到核攻击的时候，直升机能够多么迅速地将他从白宫运送到安全地点。艾克带着一种表现总统军事控制能力的喜形于色说，“看着，”然后通过电话指示一名军事副官：“三号白色演习。”几乎立刻出现在白宫草坪上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让杰克·肯尼迪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神情。

但是，肯尼迪的重点还是在老挝。老挝战线党、亲西方的保皇派和中立主义者这三方之间的内战表明，老挝共产党有可能控制老挝，并进而延伸到整个东南亚。正如肯尼迪在后来的一份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我急切地希望从即将离任的政府班子那里获得一些承诺，表明他们将如何应对正在移交给我们的老挝问题。我还特别想到，如果能了解一些他们对于军事干预做过多少准备的话，将会很有帮助。”

为了总统的利益，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敦促一个委员会阻止老挝共产党对老挝的控制。在他们眼里，苏维埃阵营正在检验西方企图的一致性和力度。他们相信，共产党会避免在那个地区爆发重大战争，但他们会“继续制造麻烦，直至战争的边缘”。他们将老挝描绘成“像一个瓶塞子。如果老挝丢掉了，那么接着泰国、菲律宾”等也会丧失。如果美国的盟国不跟着美国走的话，艾森豪威尔本人支持单方面干涉，并预计除非美国介入，否则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也会沦丧。他还反对在老挝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肯尼迪很不乐意看到自己任期内的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派遣美国军队进入老挝这样一个前景。“无论在老挝会发生什么事，”他在1月的会议前对索伦森说过：“不管是美国入侵，还是共产党取胜或者别的

什么事情，我都希望能在我们接手并为此落下埋怨之前发生。”尽管说起来胆子很大，但艾森豪威尔很不情愿进行干预，而且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没有机会采取行动。

与老挝相比，古巴几乎完全算不上是燃眉之急。艾森豪威尔告诉肯尼迪，他正在竭尽全力帮助反对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武装，而且美国目前正在危地马拉训练这样一支队伍。“从长期来说，美国不能容忍卡斯特罗政府继续在古巴存在。”艾森豪威尔说。但是，所有这一切对肯尼迪来说都不是新闻。鲍勃·肯尼迪早在1960年8月就收到一份备忘录——杰克的朋友、佛罗里达州的乔治·斯马瑟斯参议员热情支持该文件，其中建议美国政府鼓励成立“一个令人尊敬的流亡政府”来取代卡斯特罗政权。此外，在10月，鲍勃得知在迈阿密的古巴流亡人员正在描述“危地马拉的一种入侵狂热”，但他们感觉自己“正被匆忙推进该热潮中，而他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鲍勃还获知，“这一入侵的说法已经公开”。但是，由于似乎不存在紧急行动，因而卡斯特罗问题在肯尼迪的忧患清单上排在老挝之后，而在他与总统之间的会谈备忘录中，杰克根本没有提到古巴。

在准备接过权力的时候，肯尼迪希望确保自己不会受制于某个集团或者个人。作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统，他估计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经验更加丰富的华盛顿大腕们会把他的年轻看作把他们的权威强加在他身上的理由。他并没有把潜在的被任命人和顾问们看作存心恶意削弱他的控制权，而是一些强有力的人们习惯于领导、渴望帮助一个肩负前所未有的沉重负担的、未经考验的首席执行官。他对确保自己权威地位的担心在施莱辛格看来尤其明显——不